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第三八七回 聯交結強盜苦陳詞 探情由總兵假獻馬

話說黃天霸被朱光祖這一番話，激得他三屍冒火，七孔生煙，也不管他是虎穴龍潭，便負氣出門而去，暫且不表。再說郝天龍別了天霸等人回轉山寨，走到半路，正好遇見郝天虎等，帶了許多嘍兵，重新趕到殺來。郝天龍一見便喝住道：「兄弟不必如此！那姓王的卻是好人。為兄的被他捉去，以為性命難保。哪裡知道，他不但不與我為難，反而給我親解其縛，與我談了半日。我將寨主大名說出。他原來久慕寨主的大名，要來拜望寨主。將為兄的腰牌借去，說是明日一定到山給寨主拜望。」說了，當下便一齊回轉山頭。到了次日，竇耳墩便將郝天龍等傳至大寨。大家參見已畢，竇耳墩道：「近日山下有什麼肥羊從此經過？」郝天龍道：「並沒有什麼肥羊。」竇耳墩道：「諸位賢弟，既然無有生意走此經過，還須到各處張羅才好。不能坐吃山空。」郝天龍答應道：「早晚當去遠方打聽便了。」正說之間，只見有個巡山嘍兵拿了一封簡帖，走到竇耳墩面前跪下，說道：「啟大王爺！山下現有一個姓王的，說是久仰大王的姓名，前來拜訪，不知大王可招呼進來麼？」竇耳墩聞言，因問道：「此人有多大年紀？」

嘍兵道：「約有三□歲開外。」竇耳墩道：「他還帶什麼人來？」

那嘍兵道：「就是他一人，並無伙伴。」竇耳墩道：「這可奇怪。」

他既未帶有伙伴，怎麼獨自到此？他是一個小娃娃，又何以知道俺的名望？你去向他說，就說我不見，叫他好好回去罷！」

郝天龍在旁說道：「大哥，在小弟的愚見，還是見他的為是。」

竇耳墩道：「賢弟！你此話怎講？」郝天龍道：「大哥有所不知，人家既有心前來拜訪，哪管他年紀大小？不必說那姓王的有三□多歲，就是他□幾歲，只要他竭誠而來，也是他一片好心。若不將他請進來，顯沒了俺們江湖上義氣，而且要被他小量了俺們。所以小弟愚見，還是見他的為是。」竇耳墩道：「據賢弟所言，這姓王的是要見的？」郝天龍道：「要見的。」竇耳墩道：「見得的？」郝天龍道：「見得的。」竇耳墩道：「既然見得，就煩賢弟與咱一同出去相迎。」郝天龍答應。竇耳墩又命眾嘍兵排隊迎接。眾嘍兵答應一聲，即刻排起隊伍，大寨內又奏起樂來，大吹大擂，竇耳墩迎接出去。

你道黃天霸如何上得山來，只因他有了腰牌，因此毫無阻擋。黃天霸正在寨外等得心急，忽聞大吹大擂，鼓樂齊鳴，知道山上有人迎接出來，他便留神觀看，但見：前面走的四人，便是昨日會見的郝家兄弟。後面一人，身長八尺開外，五色臉，凹眼睛，尖鼻樑，掃帚眉，額下一部紅須，實在相貌猙獰，窮凶極惡；身穿一件灑花直裰，腳踏粉底烏靴。黃天霸正自凝神觀看，忽聽一人招呼道：「來者莫非姓王麼？」黃天霸一聞此言，知道是郝天龍的口音，因搶進一步，答道：「在下便是王姓。哪位是寨主？」郝天龍指著竇耳墩道：「這便是俺家寨主。」黃天霸便即上前，欲與竇耳墩行禮。竇耳墩當下攔道：「且請大寨內坐下談心。」黃天霸答應，竇耳墩便讓天霸前往大寨。不一刻，已到了大寨，彼此行禮已畢，竇耳墩讓天霸上座。有嘍兵獻上茶來。天霸開言說道：「在下久仰大名，如雷貫耳。早欲前來拜訪，恨無便到此。今日便道經過，一來拜望；二來特獻一匹好馬與寨主乘坐，但不知寨主爺尚肯笑納否？」

竇耳墩道：「俺與尊駕向未謀面，何敢擅收寶馬？但不知所得之馬，何謂寶馬？可能一聞其詳麼？」天霸道：「寨主若問此馬，雖不能算龍駒，也要算得一匹馬中的良驥。俺因此馬非絕大英雄，人中豪傑，恐不能消受。某素仰寨主英名，故願獻此馬以為坐騎。這匹馬某本無意而得，昨經過張家口，偶在馬市閒遊，忽見這匹馬身長丈二，離地高有八尺，渾身毛片雪白如霜，四足開張，大如盤蓋，兩個呼風耳，高聳頂門，真好一匹坐騎。某見此馬，便要出價去買，可恨那賣馬的高抬其價，說要一千銀方可出售。某一時性急，見故意居奇，便存了一個盜馬的心思，使他一兩銀子都取不回去。因於夜間到馬市，輕輕的將馬盜了出來，某便騎上那馬飛奔而走。哪知此馬放出一身絕技，其快似飛，真個是逐電追風，日夜可行八百里。某亦明知此馬雖然盜了出來，也是難帶回去。若欲送與他人，實在又不能割捨。因仰寨主大名，所以特此奉獻。但寨主不可小量此馬，務要笑納的。倘若見外不收，不但令進獻之人生愧，且埋沒此馬的寶貴了。而況此馬真不易得，寨主爺可肯笑納否？」

竇耳墩見說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原來尊駕得了這匹馬，就將它說得如此寶貴。在俺家看來，也不算什麼希罕。俺家現放著一匹不世的寶馬，真要算得價重連城，名喚『日月?驪』，日行千里，比尊駕的這匹馬，可是要寶貴百倍了。」天霸此時聞得此言，心中暗喜道：「果然此馬被他盜來。既有著落，那就易於設法了。」因問道：「寨主爺既誇得這『日月?驪』馬，如此寶貴，但某不曾親見，總有柴不肯相信。某以為咱這匹馬，就無處尋覓，哪裡還有『日行千里』的馬麼？恐怕是寨主爺故作此說罷！若果真有此馬，可能賜咱一看，好給咱見識見識。」

竇耳墩道：「尊駕如不肯信，俺家就將那馬牽出，給尊駕一觀便了。」天霸道：「既如此，便請寨主爺牽出來與在下一看。」

竇耳墩當即命人將「日月?驪」馬牽來。當有嘍兵答應前去。

不一刻，已將馬牽至寨內。竇耳墩即請黃天霸去看。天霸只得極口贊道：「果是好馬，不愧寨主爺居奇。但是寨主爺這匹馬，係從何處得來，可能一聞其詳麼？」竇耳墩道：「尊駕不知，此馬乃當今萬歲之叔梁九公千歲的坐騎，向在御馬房餵養。俺家久已羨慕，因此將它盜來。」黃天霸道：「這匹馬就是御馬。」

現在被寨主所盜，難道當今萬歲就罷了不成？也不追問麼？」

竇耳墩道：「尊駕此話又不明白了。御馬房既失了馬，哪有不追問之理？但是他不知道是俺所盜，又向何處追問呢？」天霸道：「若是有人知道這匹馬現在這裡，到京裡報上一信，當今萬歲便即刻發兵前來，那時寨主爺能不將此馬交出否？」竇耳墩道：「果能有人知道，俺家別有道理。哪怕他發兵前來，只要尋不出此馬，他又怎能奈何？」天霸道：「敢是寨主爺到了那時，又將此馬藏在他處，使官兵搜不出來，或是聞風而逃麼？」竇耳墩道：「俺實不相瞞，只因有一家，可以去寄在那裡。不但寄在那裡，俺還要去送信：說是此馬是他所盜，俺便可以置身事外。自古道，『捉賊拿贓，捉奸拿雙』，只要有了真贓實據，還怕他賴不成？不是他盜的，到了那時，見有原馬在此，也是他盜的了。不然何以這匹馬就在那裡呢？即使有人實在知道是俺所盜，將俺捉去，俺也要將他扳上一扳，說是他使俺去盜，也要將他扳倒，使這一家問罪。」黃天霸道：「寨主爺如此所為，莫非這一家與寨主有仇麼？」竇耳墩道：「俺若與他無仇，何必要去移害？」天霸道：「但不知那家姓甚名誰呢？」

畢竟竇耳墩說出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